

王德威主编

三城记小说系列第二辑·台北卷

微雨魂魄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微雨魂魄 / 王德威主编 . - 上海 : 上海文艺出版社 , 2003.6

ISBN 7-5321-2492-4

. 微... . 王... . 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08167 号

责任编辑 : 薛剑

封面设计 : 朱晓彦

微雨魂魄

王德威主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 : 上海绍兴路74号

电子邮件 : cslcm@publicl.sta.net.cn

网址 : www.sl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 × 1168 1/32 印张 11.75 插页 2 字数 242,000

2003 年 6 月 第 1 版 2003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

印数 : 1—8,100 册

ISBN 7-5321-2492-4/I · 1963 定价 : 18.00 元

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021-64364064

序：跨世纪，小说台北

王德威

世纪末的症候与憧憬

千呼万唤，新世纪终于来临。在跨越纪元，迎向千禧的关口上，廿世纪末的喧哗迷离究竟为我们留下了什么文学痕迹？比起九十年代初的华丽张致，越近世纪结束的时刻，作家反而显得谨小慎微了。然而这毕竟是种外弛内张的现象吧？有一个幽灵徘徊左右，挑逗着蛊惑着作家神游物外，从事一场奇异的冒险。这幽灵是什么？是“历史的无意识”？是意识形态的新维度？还是情欲深处的“力必多”（libido）？该写的题材，该玩的花样，前两年不好像都出清了？怎么却仍似有股余意未尽的帐然，挥之不去。作家与世纪末的幽灵共舞，未必有什么大志，但手起笔落之间他们似乎藉此探勘一种离散的现

象，一种跨越的方法。

离散与跨越

世纪末的症候与憧憬。时间分秒倒数声中，台湾作家见证政治版图的分裂游荡、社会人情的悸动彷徨。政党、主义、族群、阶级、性别、情欲……种种图腾或禁忌一一摊牌，再刺激的话题也不过是一晚媒体辩论演出，一段“八卦”风光卖点。在台北，这样能趋疲（entropy）的效应尤为明显，“消耗”仿佛成了生活伦理的绝招。与此同时，离散的现象与心情也化许多不可能为可能。跨越时间与地理的藩篱，游走欲望与主体性的边缘，俨然已成为世纪末文学想象的最后逃避——或救赎。是在这个层次上，我们看到作家种种创新尝试。游徙旅行的主题蔚为风潮，不是偶然；台北成为旅人/作家的辐辏点，恰与台北作为一种耗场域，形成一体之两面。

但还有什么样的跨越经验比穿透死生，悠游梦幻与真实，来得更耐人寻味呢？这是我所谓世纪末幽灵出动的时刻了。不过一转眼，引人注意的作品都沾染了淡淡的奇诡艳异色彩。这并不是魔幻写实主义余波荡漾，以往那样大开大阖的怪异故事已不复得见；这也不是传统说部式的谈玄说鬼。作家其实有意化绚烂为平淡，回到生活本然的层面，却发现太多不能已于言者的缝隙，必须让他/她们重新定义真实。张爱玲的话居然有了奇异的回声：“人们只是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，不对到恐怖的程度……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……于是他对于周围的现实发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……因而产生了郑

重而轻微的骚动，认真而未有名目的斗争。”（《自己的文章》）

对城市及城市幻魅想象

对城市及城市幻魅想象，其来有自。早期本雅明（Benjamin）对资本主义城市疑幻疑真的描摹，或晚近鲍德里亚（Baudrillard）的“海市蜃楼”论（Simulacrum），不过是最现成的例子。像台北这样的都会不能自外于国际象征资本的连锁循环，也必然炮制，也消费，有关离散的及跨越的末世神话或鬼话。生活于其间、写作于其间的作家们因此为我们述说了一则又一则或冷隽、或凄迷的故事。比方说吧，张瀛太的《西藏爱人》怀想一位台北女子和一名西藏诗人／流浪汉间的爱情。狭仄的台北空间陡然出现了庞大的腹地。喜马拉雅山与雅鲁藏布江、日喀则与拉萨不再是遥远的背景，而成为台北女子邂逅神游的所在。来往于台北盆地与青藏高原间，女子与她的西藏爱人有了刻骨铭心的接触。然而这一切可是她的绮想，她的世纪末“中国梦”？

类似的例子可见诸于李永平的《雨雪霏霏，四牡騑騑》。李原为大马婆罗洲的华裔，定居台湾，却对中国的原乡一往情深。他的七十万言巨作《海东青》（一九九二，一九九七）写一个侨寓台北的中年学者，偶遇一个小女孩，两人结伴行走——游逛——台北街头的故事。李将情节压缩到极限，却在文字上焕发无限空间，而小女孩正是召唤他灵感的缪斯。徘徊台北街头，李想到的竟是纸上故国。一切的一切，结晶成为方块字。《雨雪霏霏》不妨看作是《海东青》迟来的序曲，在其中李

永平更将他的台北 / 中国情结回溯到大马的一段纯情往事。唐山子民，海外飘零，却要由一个台湾小女孩权充引渡人。李铺张想象、跨越地理的用心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在朱天心的《梦一途》中，梦寐与现实，离散与归乡的执念，由作者迹近散文的笔触，娓娓道出。九年代的朱天心是台湾最受重视的作者之一。她对时事的强烈关怀，对写作的洁癖坚持，使她的作品独树一帜。近年朱将现世的观察与喟叹深化为一种纯粹美学命题。此一命题的核心是死亡。中国作家素来少写死亡，而朱天心冥想死亡的条件，经营死亡如漫游的类比，一方面有其私人动机，一方面也更代表她抗议台湾现况的升华姿态。她笔下的旅人“你”遨游世界、寻寻觅觅，无非寻求一己安顿（与安息）之地，却百不可得。去圣已邈，宝变为石。朱的落寞可以化为空间上的极度扩散；她的忧郁成为文字及身形不断驿动的起点。

以上三作都始于地理想象的重构，也都不再局限于写现 / 现实的标志。恰相反的，作者行行复行行，已将她 / 他们的寄托，置于一广阔的生命空间里。分殊、辩证生死阴阳，反而成为次要的事。类似的例子也应包括平路的《微雨魂魄》及张大春的《本事》菁华。《微雨魂魄》讲的是中年男女的苟且恋情。这是情场小说常见的题材，平路写来却别有心得。都会男女的幽幽情怀，剪不断、理还乱，恰如台北的淫雨，仿佛拖到地久天长。但孤男寡女并不孤独，大多前世今生同命相怜的魂魄可以为伴。徘徊在一则鬼故事或“活见鬼”的心灵感应神话间，平路写尽欲望极致处的炽烈与惨淡。张大春反其道而行，他将人世的情愫妥为包装，束诸高阁。他的“本事”是在无中

生有，发明历史，制造学问。摘自小说集《本事》的数则故事，天马行空，令人拍案。张的故事不只跨文类、跨时空，原为系列信用卡促销文案而作，这些札记式短篇融商业、新闻、文学与广告于一炉，正自显示张的本事。

都会男女感情的异变

我们又可自两位年轻的作家，翁文信的《蛹》及张蕙菁的《蛾》中，参看后现代式的变形记。两作都处理都会男女感情的异变及对情欲主体的追求。翁文信以蛹的意象点明爱情，尤其是“常理”以外的爱情的脆弱性：“我们像是被遗弃地裹在密实的茧里的蛹，看似非常完满俱足地隐密过着日子，但其实只需要轻轻地一揭就足以致命。”小说中的男女恍惚地粘在一起，背德的欢愉反增添情欲游戏的危险性及刺激性。全文穿插聊斋《画皮》式的情境，更使“作人”的问题有了鬼魅阴影。

《蛹》化为《蛾》，身份的变异只有变本加厉。张蕙菁的作品写灵犀一点的心神感应，写时光错置的人间巧合，迷离扑朔，功力更在翁文信之上。蛾，“虫”与“我”，是虫化为我，还是我变为虫，身份的繁殖分裂，感官世界的以“蛾”传“蛾”，已兀自在文字上透露奇观。

伦理、情色的诡秘纠缠也同样是另几位作者李昂、黄国峻及林俊颖关注的焦点。李昂是台湾女性主义小说的前驱，三十年来不断翻新话题，碰触禁忌，因此与政治结缘，并不令人意外。八年代的《杀夫》、九年代的《迷园》，都是她的力作。在《戴贞操带的魔鬼》里，李昂再次质问女性参与政治所

受的试炼与煎熬，何以千百倍于男性？而情欲的波涛汹涌，又岂是任何法理、意识形态所能定义或阻绝？就此李昂思考任何“革命加恋爱”的乌托邦冲动，并不断提醒我们政治的欲望与情色的欲望都难摆脱“魔鬼”的诱惑。但所谓的“魔鬼”究竟何所指呢？黄国峻的《私守》则游走病患、诱惑与乱伦的边缘。故事中的妹妹私守，也是厮守，形同行尸走肉的哥哥，天长地久，引人侧目。而内蕴的一种清贞决绝的心志又似凛然不可侵犯。相形之下，林俊颖的《夏夜微笑》更为复杂。乍看之下，这是个典型的三角恋爱故事，但林要说的是各种欲望的艰苦拔河竞争，更及于亲情的反复及人间恩义的乖离。情欲的流转如水银泻地，不可捉摸之处，可以若是！林俊颖的风格苍凉华丽兼而有之，其细腻纠缠处，似正辉映了他故事本身的曲折婉转。有了《夏夜微笑》这样的作品出现，台湾或台北的情欲地图早不知经过了几次天翻地覆的震动。

对彼岸的想象和对此岸的重新定义

台北的作家对于彼岸的想象也在迷离中有了不同的认知。骆以军及郝誉翔同属“外省第二代”的年轻作者。他（她）们生于台湾，却经由父亲那一辈对故土及故人的怀想，有了不能已于言者的乡愁冲动。骆以军的《医院》及郝誉翔的《饿》都经营了如梦似幻的场景。在骆的故事中当年同甘共苦的生死之交，面临老病垂死的困境；作为子侄辈，骆只在其中看到无奈及荒谬的凝结，而无奈与荒谬，岂正是一代中国人命运的缩影？在郝的故事中，作者直接与父亲对话，遥想当年他逃亡的

传奇遭遇。然而这场对话却发生在光怪陆离的臆想梦境里。所谓大时代的流亡史居然是饥饿觅食的路线行进图。郝的苦涩历史观照，照映父亲的“电视”现身说法，何者为真，何者为伪，早已不堪闻问。骆以军及郝誉翔都以身体的本然现象如衰老、疾病、饥饿来与国家、历史等“大叙述”对照。而他（她）们出入梦魇，为乡愁沾染一层迷魅色彩。

陈映真在八十年代以“山路三部”（《山路》、《玲瓏花》、《赵南栋》）反思五十年代台湾左翼革命运动的始末，极获瞩目。九十年代末期再以《归乡》重出江湖。陈的政治信念依然坚定如昔。《归乡》里的台籍老兵滞留大陆多年后，返台探亲，却赫然惊觉他的故乡今非昔比；资本主义早已席卷宝岛。陈映真反写八十年代末以来流行的台胞返大陆探亲的故事，他的用心不言而喻。值得深思的是，这位老兵早在台被登记为“死亡”，如今由死回生，魂兮归来，他到底能为家乡带来什么样的新憧憬呢？陈对共产革命信念一往情深，置诸台湾毋宁是个异数，他所散播的天启示讯息，与他描写的鬼魅还魂的人物，已迹近宗教寓言。而我们知道，陈的宗教家庭背景（基督教），曾是当年他创作的原动力之一。

回到前述的世纪末台湾小说的主题，离散与跨越，我们可以看到作家穿梭在层层的生命界面间，企图重新定义这块他（她）们安身立命之岛。赖香吟的作品《岛》，藉一个诡异的失踪故事，写作一个女子对所至爱之人——岛——的爱恋及怅惘。岛失踪了，他去了哪里，为什么不告而别，他会回来么？简单的离奇故事，却几乎可成为一则詹明信（Jameson）所谓的“国族寓言”。不明不白地消失，无怨无悔地追逐，当代台湾作

家的困境与超越，尽在不言之中。

于是我们来到袁琼琼笔下的“恐怖时代”。所谓的恐怖，不带来毛骨悚然的惊诧，而有着见怪不怪的惫懒与世故。一则则的黑色幽默速写，袁琼琼笔下的台北，真是什么事都可能发生；证诸前面所述的各个故事，上个世纪末台北的怪谭奇遇，可不正是家常便饭。而一座城市的世纪末风格，至此呼之欲出。

目 录

序 / 跨世纪，小说台北 / 王德威	1
雨雪霏霏，四牡駉駉 / 李永平	1
蛾 / 张蕙菁	22
蛹 / 翁文信	42
梦一途 / 朱天心	61
微雨魂魄 / 平路	75
恐怖时代三则 / 袁琼琼	106
西藏爱人 / 张瀛太	122
本事三则 / 张大春	136
医院 / 骆以军	175
夏夜微笑 / 林俊颖	190
岛 / 赖香吟	239
私守 / 黄国峻	253
戴贞操带的魔鬼 / 李昂	265

饿 / 郝誉翔	295
归乡 / 陈映真	310
附录 / 作者简介	361

雨雪霏霏，四牡駉駉

李永平

她是我传说中一只漂飞在红尘都市中的小红雀。

踢跫，踢跫，她老是拖着她那双塑胶小凉鞋，独自个东张西望，穿梭在闹市街头那一座接一座灯火高烧、百戏纷陈的舞台间，寻寻觅觅，两只眼瞳只顾睁得又黑又圆，仿佛在探索什么新奇事，可又流露出一脸子的无邪和迷惘，踢踢跫跫踢跫跫。

“丫头，你为什么那样好奇呀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猛一甩头，她晃了晃颈脖上那一蓬野草般四下怒张的短发丝，伸出一只手爪，狠狠刮掉腮帮上沾着的烟尘，使劲揉了揉满眼睛的血丝，眼瞳子忽然狡黠一亮：“我喜欢看戏！街上到处都是戏哦，免费的，不必花两百块钱买门票，不看白不看。连台好戏一出接连一出，武打戏呀苦情戏呀四川变脸戏呀警匪枪战

戏呀，还有飞车追逐战，不骗你的，我在台北市走一整天，看都看不完，所以就常常一个人溜出来游逛 逛啦。”

噗哧，她突然放松紧绷着的腮帮儿，龇起两排皎洁的小白牙，摇甩着一头乱发格格笑，乐不可支。她名叫朱鸢——鸢鸢鸟的鸢哦，不是歌星金燕玲的玲哦——八岁，冰雪聪明，早熟，天生爱漂流。

多年前我有幸结识朱鸢，一大一小携手打造一桩奇妙的缘。那时节，我在台湾大学外文系当助教，每天傍晚放学回宿舍，总是看见一个小女生，孤单单，蹲坐在古亭国民小学门口台阶上，身旁搁着书包，双手搂住膝头，眯起眼瞳绞起眉心，呆呆瞅望着城西淡水河口海峡中那一轮载浮载沉的猩红日头，好久好久，都不愿回巷弄中的家，只顾痴痴想着自己的心事。

“丫头，你又独自个坐在校门口发呆了！天黑啰，该回家陪你老爸吃晚饭了。”大梦初醒，朱鸢揉揉眼睛倏地跳起身来，长长伸个大懒腰，蹦蹦蹦蹦一溜烟跑下台阶，摔摔手，掸掸身上那件白衣小蓝裙，弯下腰身，毕恭毕敬朝向那一脸慈蔼伫立校门口北望神州的某公，一鞠躬，然后背起书囊，走进华灯初上车潮大起的罗斯福路，走着走着忽然回过头来，招招手，一脸子笑靥：“走！我带你上街去看戏。”黄昏刮起的一簇簇霓虹中，只见朱鸢一蓬发丝飞撩在满城乍亮的水银路灯下，晚风瑟瑟。

然而有一天，她却突然不见了。从此，她再也没蹲坐在古亭国小校门口台阶上，怔怔眺望落日。

丫头，你是我的向导，你把我带进这座软红十里百戏纷陈的都市，而今你却独个儿悄悄溜走，把我孤零零抛弃在这里，害我坐困愁城。

我开始浪迹红尘中，寻找朱鸽，在迂回幽深的巷弄，在车潮汹涌、小学生们四处流窜的大街，在繁灯似锦笙歌处处一蓬一蓬黑嫩发丝飞荡出没了的台北城，在城心那一窟霓虹深处……二十多年了，若是找到了朱鸽，我只想对她说一句话：“丫头，别来无恙？”

朱鸽，让我告诉你我初恋的故事好不好？丫头莫笑哦，我是跟你讲真的。她叫田玉娘，我的小学同班同学，年纪跟你差不多。好像每个人的初恋情人都是小学同班同学，奇怪。你说其实一点都不奇怪？你怎么知道？你今年才几岁？哈，小姑娘脸飞红啦！反正读小学时，我天天都巴望看见她穿着白衣黑裙——那是我们华文学校的女生制服——肩膀后拖着两根辫子，手里拎着饭盒，大清早，穿梭走过校门口那长长两排闪烁着露珠的芭蕉树，绞起眉心睁着眼睛，独自个东张西望，寻寻觅觅走进校门来。丫头啊，我死也忘不了，她那双辫梢上拴着两蕊子红丝线，一晃一晃，不住摇荡在南洋那白花花大日头底下。大清早，鬼赶似地我就飞跑到学校，气喘吁吁，瑟缩在校门口日影里，悄悄伸长脖子，望着那一路甩着辫梢游逛过来的田玉娘，两只眼睛直眺望得——痴了？对！你了解。

那时我们家住在南中国海一个名叫“婆罗洲”的岛屿。岛上有个英国殖民地，叫“沙劳越”。我们家八兄弟姊妹，就在沙劳越首府古晋城上学。我个头高，老师教我坐最后一排。不瞒你说，我上课不专心，三不五时就偷偷耸出脖子，痴痴呆呆盯住讲台下那双小花辫。田玉娘仰起脸儿专心听讲，可老师一转身在黑板上写字，她就猛一摔辫梢上那两根红绳头，望到

窗外，好久好久只顾绞起眉心，怔怔想着自己的心事。那一刹那，我的心变成了一颗玻璃球，突地弹跳起来，摔落在水泥地板上，碎了。朱鸪丫头，你又乜起眼睛抿住嘴唇噗哧噗哧偷笑了！这个比喻有点不伦不类，我晓得，可这是我那时心里真正的感受呀。就这样，我每天痴痴守望着田玉娘的辫子，守望了一整个学年，终于熬到新学期开始啦。这年我们班上有五十四名学生——男生二十九个，女生二十五名——男生女生分两边排排坐，楚河汉界壁垒分明，可就偏偏多出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，找不到伴儿。好心的叶月明老师——这位女老师，后来听说跟她丈夫——只是听说而已，因为那时大人们说森林里有一支游击队，可从没有人亲眼看见过游击队——后来听说，叶月明老师跟她丈夫，也就是在我们学校教高年级公民课的何存厚老师，进入森林打游击，当上临时革命政府新闻部长，没多久就被英军打死了，死时才二十八岁——就是这位好心的级任老师，安排我和田玉娘坐在教室中央，共用一张书桌。我永远思念叶月明老师，真的，倒不是因为她凑合我和田玉娘两个，我才说她好心。“凑合”很难听？唉，后来听说叶月明老师阵亡了，我们全校学生都哭，半夜偷偷烧金纸祭拜她和师丈，男生都宣誓，长大后要杀英军替老师报仇。后来，有些同学念完中学，真的就结伙进入森林，可那个时候英军已经撤退，沙劳越独立了，莫名其妙变成马来西亚联邦的一个“州”。这是后话，将来再跟你讲。我为什么没跟同学一起进入森林？我来台湾念大学啊，但我一直讨厌英国人，朋友们都说我是反英分子。反正，叶月明老师进入森林后，我们班换了级任老师，但我还是跟田玉娘坐在一块。田玉娘最爱洗澡，每天总要

洗上两三回。南洋大热天，别人身上从早到晚汗黏黏、臭腥腥，而她身上却总是带着清清凉凉一股香皂味儿。每天上课，坐在田玉娘身边，我就忍不住悄悄耸起鼻子，神游太虚，偷偷嗅着那一缕一缕从田玉娘身上飘漫出来的肥皂清香——朱鹁，我告诉你，那是天堂耶！

那天中午，好久没下雨了，南洋的大日头火辣辣当空照，同学们都躲到学校旁那座橡胶林里，一边纳凉一边吃便当。田玉娘忽然走过来，悄悄伸出她的小指头，勾了勾我的小指头，央求我陪伴她进入森林，寻找叶月明老师和师丈，因为她昨晚做了个梦，梦见叶老师血淋淋披头散发，手里握着一支卡宾枪，打赤脚，跌跌撞撞，独自个在森林里奔跑逃窜。

于是，礼拜六中午放学后，我们两个就背着书包悄悄钻出学校后门，沿着橡胶林里一条废铁道，走到河边。那条河在婆罗洲西北部，叫沙劳越河，地图上找得到的。我们眼前，河流尽头白灿灿阳光下矗立着一座高山，马当山，山后面就是荷兰属婆罗洲，现在的印尼加里曼丹省。我父亲走私黄金，常常穿越这座大山，进出荷兰和英国地界。我顶记得三岁那年春节，大年除夕，半夜我被叫醒，睁开眼睛一瞧，看见我爸满脸胡须笑嘻嘻叉着腰站在我床边。我爸看见我醒来，就解开外衣的钮扣，掀开内衣，露出腰上缠绕着的十几条亮晶晶沉甸甸的黄金。我父亲是个浪子。我也是个浪子？丫头，唉。从小我们住在古晋城里，一抬头，就望见马当山水蓝蓝绵延在天边，山下莽莽苍苍好一片丛林，大白天日头下鬼气森森。大人们说，那儿就是游击队出没的地方啦。小时我最喜欢爬到学校屋顶天台上，眺望雨中的马当山。大晴天，南洋的天空蓝得让人心